

信发

(下)

□刘剑波



小镇忆旧

信发在下海取蛤方面运气总是杠杠的。文蛤分布于滩涂极不均匀的,有的区域麋集成堆,有的地方却极为稀少,更气人的事,两者往往相隔几步远。信发就像是长了一双金睛火眼,能瞬间看透沙泥表层下文蛤的分布情况,每次都满载而归。而我永远是倒霉蛋,永远碰不到信发那样的好运气。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下海的场景。我看到一个文秀的少年——他原本白皙的面庞被海风吹得通红——躬着腰,孜孜矻矻地拖着铁刨,他的耳朵像警犬那样如临大敌般竖着,谛听着铁刨底下的动静,抓着文蛤叉的右手随时准备勾取被铁刨刨出来的文蛤。因为过于紧张,我的右手甚至痉挛起来。可是我耕耘的那方滩涂太贫瘠了,铁刨拖多远也不“发市”。实际上,铁刨犁开沙土的声音十分动听,仿佛是来自遥远的梦想。后来我发现,这声音与裁缝的剪刀划开苏州丝绸的声音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多时候我被这声音迷住了。我甚至希望能永远这么拖着铁刨在广袤的滩涂上行走。我凌晨两点爬起来,赤脚步行二十华里,就是为了来听这迷人的声音,那也不错,问题是,这也太奢侈了吧。现在当我眺望很多年前的滩涂时,我看到我像个傻子,拖着铁刨在滩涂上走来走去,而不远处的信发却忙得不亦乐乎,他不停地将文蛤从铁刨下勾出来,投篮似的扔进绑在扁担上的网兜里。有时扔偏了,文蛤就会砸到扁担上,发出“嘭”的一声。那时我又伤心又沮丧。我多希望信发把我喊到他的“领地”上有福同享啊,哪怕是做个暗示呢。其实我完全可以死皮赖脸地跑过去,分他的一杯羹。然而,强烈的自尊心阻止了我,而信发是那种闷头发财的人,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会喊你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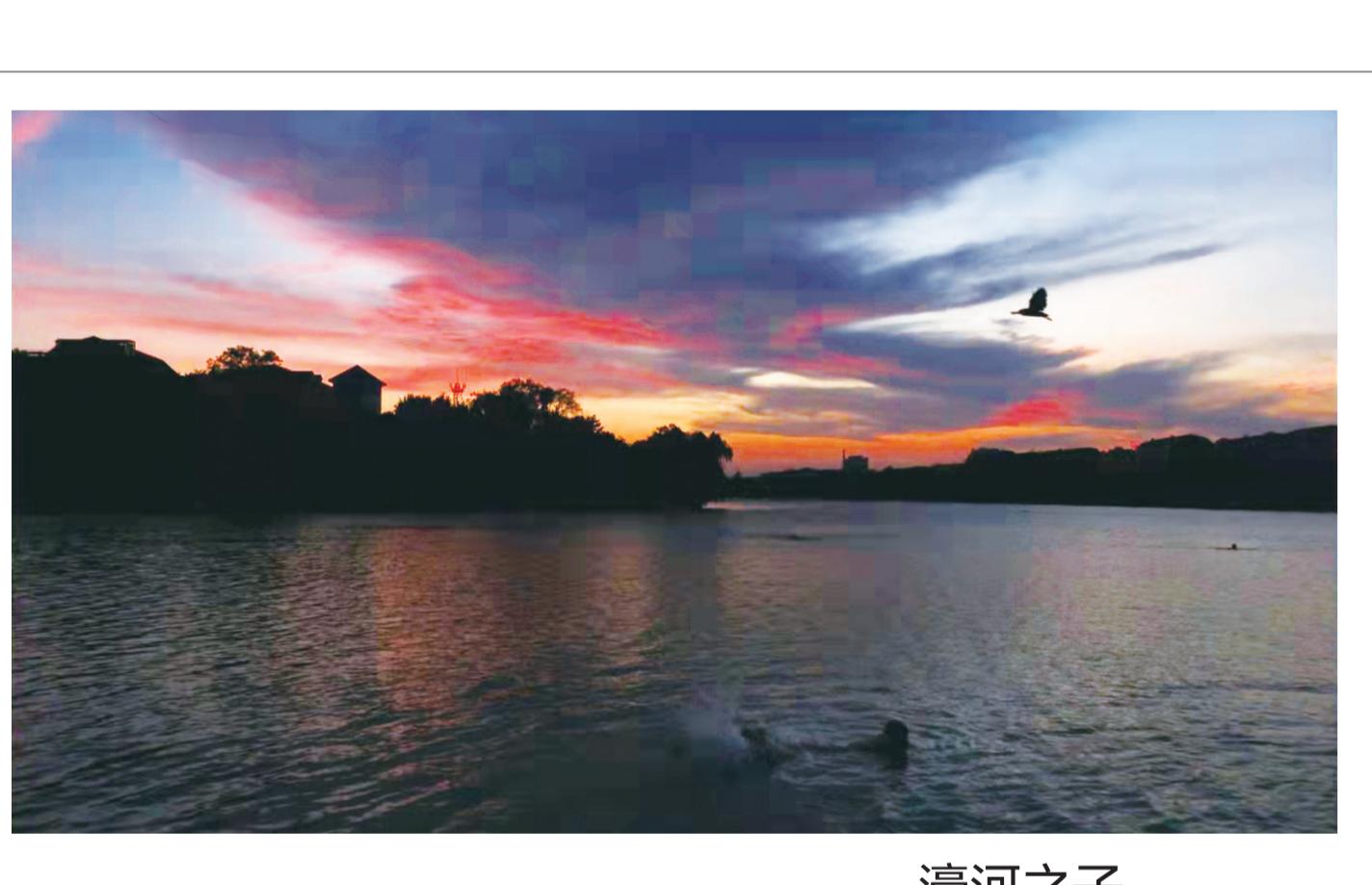
不过,信发在另一方面就没有那么好的

他早就从落榜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谈笑风生,一副世界全在他掌控中的样子。

运气了,我是指考大学。信发虽然住在小镇东街头,很可能一度以“街上人”自居,但农村却是无法改变的现实。雄心万丈,抱负远大的信发一心想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门,而上大学显然是唯一的途径,我说过,信发是个勤学不倦的好青年,中学时代嗜书如命,到了忘我的地步。我印象最深的是,信发每次坐在灶门口烧锅,都会就着灶膛里的火苗看书,上茅缸也是手不释卷。信发单独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我每每午夜梦醒,从窗户隔着马路看过去,信发小房间的灯还亮着。恢复高考那年,信发志在必得,浑身散发着“舍我其谁”的气息。本来就有功底,考试前又上了补习班,信发信心爆棚。那年我十七岁,在高考的大军里也闪动着我怯懦的身影。那年,因为搬家,我与信发短暂分开了。短暂,是因为两年后我家又搬回到小镇上了。那年高考是在初秋,等到分数出来,已经是深秋了。我接到体检的通知后,以睥睨天下的神气骑车朝县城跑去。途经小镇一带,恰与信发相遇。其时信发正在田间挑粪,他当然也在等待体检的通知。以他自命不凡的秉性,他毫不怀疑通知他体检的信件正行走在路上,不日将交到他手中。所以他在等待中耐心做着农活,他也许会想,我就要告别农活了,我以后再无机会亲近庄稼了,他以依依不舍的心情做着农活。他做农活的农田傍着马路,所以他一眼就发现了我。他问我去哪儿。我却反问他有否收到体检通知。他落寞地摇摇头。那时我已估猜信发落榜了,我以小人得志的神情洋洋自得地告诉他,去掘港体检。听我这样说,信发脸色立马变得苍白。后来我发现,失恋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脸色。我用冠冕堂皇的话安慰他,明年再考嘛,大学的门是永远朝着年轻人敞开的。我骑得很远,回头看了一眼,信发还失魂落魄地站在那儿。

信发是那种除非你消灭他的肉体,而在精神上是永远不会被打败的人。我在读书期间——我读的师范设于县城——信发时常来

看我。他早就从落榜的阴影中走出来了,他谈笑风生,一副世界全在他掌控中的样子。他告诉我,他终于挣脱了土地的束缚,在家里开了个电器维修铺。信发是有才的,维修技术完全是无师自通。终日蜷缩于一堆待维修的电器中,边谋生边复习,来年再战。不幸的是,来年他又重蹈覆辙,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但信发并不气馁,又开始第三次备考。当时我就读的师范,其实是培养中小学教师的速成班,我们只读了一年半,就分到学校实习了。说是实习,其实是独当一面,正儿八经地做起教师来。命运注定要将我和信发捆绑在一起,就在我们分到小镇中学时,信发恰好也在该校代课,教史地课。上史地课的好处是不必批改作业,信发上完课就一头扑进高考复习资料里。那些高考复习资料,他已经看过无数遍了,早已耳熟能详,但信发还是像当年下海那样,将专注的目光当成铁刨,在那些“高考必读”的“滩涂”上不倦地耕作。信发是被当编外教师对待的,所以他被学校安排在体育室办公。体育室是堆放体育器材的地方,体育教师纪康安也在里面办公,信发被挤在角落里。但信发相信,他能在角落里起飞。小镇中学偏僻闭塞,年轻教师的精神生活似乎只有依赖于谈恋爱一途了,所以当我跟一位姓薛的女教师欲修秦晋之好,人们并不觉得奇怪。我们白天要忙于教书育人,无暇沐浴爱河,只好留在晚上了,这就好比把最好吃的菜留到最后。我发现,在白昼沐浴爱河与在星光下沐浴爱河,绝对是两种感觉。每天晚上谈完恋爱,已经是夜半更深了,而信发还在体育室复习,他伏案的背影在我看来多么悲壮。这让刚从温柔乡出来的我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后来我想,那种负罪感是对过早谈恋爱而挥霍时间的觉醒和愧疚,而让我绝望的是,我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再后来,我又觉得那种负罪感是上苍对我的惩罚,爱情是罪恶的同义词,过早盲目地触摸它,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而那种负罪感其实是对你发出的信号。信发连考五年,均以几分之差与大学校门失之交臂。该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经受住这样的失败。后来信发考上了如东电大,这多少安慰了他,不管怎么说,“电大”也算是大学啊。



濠河之子

郭俊摄

植物芬芳

□王春鸣



花边系马

但是生活总是入世和现实的,我也更喜欢那些可以做菜的芬芳植物,新鲜的迷迭香叶子烤黄油面包片,比香薰其实更得我心。

那些可以做菜的芬芳植物,新鲜的迷迭香叶子烤黄油面包片,比香薰其实更得我心。莎拉·布莱曼有一首飘着香气的《斯卡波罗集市》,迷迭香和欧芹,鼠尾草,百里香反复地在歌声中出现,我觉得我们家竹林里的野芹菜和湿地里的水芹、白芹,也许比欧芹更香更好吃。

与蔬菜相比,又更偏爱不能单独食用的调味品,比如胡椒。据说胡椒们(黑胡椒、青胡椒、白胡椒、红胡椒)是西餐烹调的灵魂,黑胡椒和青胡椒是未完全成熟的胡椒果实风干制成,白胡椒是成熟并去除了果皮的精制品。我只买到过黑白两种,感觉白胡椒更辛辣一些。而碾磨瓶里黑胡椒粒,像精彩的形式容,给菜肴带来香味起伏的颗粒感,让自家母鸡的蛋做的煎蛋也有了异国风味。

有一次去泰国,又知道了香茅草,买了一打青草药膏。当然做成吃的更好,冬阴功汤,几只虾被柠檬果、柠檬叶和香茅草反复地调味,酸辣浓香一口口下去,就像辞职、骂人、摔东西一样快活。烤鸡烤鱼的时候,它又被称为柠檬草。

还有罗勒,一个来中国Home stay的意大利孩子在我们家做饭,步骤严谨:水开,放意大利面,煮九分钟,调入番茄酱,洒奶酪,然后大喊罗勒罗勒。我家当然没有,它要在又热又干的地方。这有点茴香味道的植物,除了煮意大利面,还可以煎蛋,煮西红柿汤,甚至配制酒。曾经在南京上海路的一个酒吧里,喝过一杯罗勒鸡尾酒,诡异的清香,回家以后,感冒就好了。

然而中国的许多香料我却是不喜欢,八

角,桂皮,茴香和桂叶,尤其是做成了十三香之后,虽然叫十三香,却没有什么层次,就是香得一塌糊涂而已。也许因为它们都得配浓油重酱,再大火滚汤吧。这其中却有一味豆蔻,煞是温柔,胃痛时喝的中药里也有,温中消食,理气止痛,需要后下,与它同用的还有藿香。有些香气不能乱来,要仔细呵护才不会消散。

孜然也不喜欢,类似狐臭,但是模仿路边摊的炒河粉,一次失败,直到加入孜然,孩子才说对了,就是这味道,真是奇怪。

唯独喜欢花椒。《诗经》里说:“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果实累累的花椒树,枝条繁密伸展得长长远远,是多么踏实丰厚的生活景象啊。我从前并不知道花椒会因独特的雷霆雨露和地域气候而有微妙的区别。直到有个甘肃天水的朋友给我寄了他们家乡的花椒,说这个品种叫大红袍,是花椒中的极品,大红袍中的极品又必得是三伏天收的三伏椒。于是我锅里所有的鸡鸭鱼肉,花菜卷心菜,都有了千里外的香和麻。

椒聊来自《诗经·唐风》,曾经收集了很多不同的《诗经》(解注)版本,感觉新出的都是一本比一本轻浮,其中果麦出品的三卷本,画插图的(名物描绘)是个日本人,也就是个平平常常,骆玉明教授的解注却有神来之笔。例如《蓼》下写道:“今名蓼蒿……嫩茎叶可食……老化的根茎可作为生火的薪柴。今天已被驯化成多个品种的常见蔬菜。”万物皆是生灵,而人类最强大,“驯化”一词用得多好啊。驯化之后,它们最美妙的一部分,被人类开发到极致,于是感官世界,浩浩荡荡。

但是生活总是入世和现实的,我也更喜欢

编辑:李雨森 副编:邵云飞 校对:曹云 钢版:曹云



困境,会因人而异变成不同的契机,赋予不同的意义。它会成就强者,也会毁灭弱者。

困境是把双刃剑

□凌云

人生絮语

人生在世,谁也不希望自己遭受挫折,更不愿意自己陷入困境,但它又常常不期而至:升学不顺,就业遇阻,工作失误,竞争失利,失恋,离异,以及天灾人祸等等。

的确,“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人的一生不可能始终一帆风顺,受挫折、遭困境都在所难免。然而,每个人对待挫折困境的态度不同,最终会造成不同的人生结局。挫折困境可以使人精神崩溃,乃至一蹶不振,但也可以助人成熟,把人推向成功。

爱迪生为了寻找电灯的灯丝材料,先后淘汰掉一千种材料。面对每一次失败,他非但没有气馁,反而乐观自信地说:“我又淘汰了一种不适合的材料,离成功的机会又增加了一步。”爱迪生挫而不折、难而不退,屡败屡战,终于收获了成功。

人生本来就是在成功和失败之间荡秋千。成功和失败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总是相伴而生。正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困境的背后总是潜藏着无限的福源,很多时候我们在抱怨困境的同时并不知道,战胜困境的层层障碍之后,就会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

那么,同是挫折,为什么对有些人会成为动力,助人走上人生的良性循环,而对有的人又是阻力,使人陷入困境不能自拔呢?这是因为,当人面临挫折所造成强大心理压力时,会出现两种应对模式:一种是只看到困难、威胁,遭受的损失,从而焦虑不安、悲观失望、精神沮丧、一蹶不振。另一种是面对现实,沉着应对,冷静地分析遭受挫折的原因,找准自己的那块“人生短板”,制定出扎实可行的改进措施,从而摆脱困境,成为生活的强者。

那几朵灼人的红花,像火苗,曾经照亮过我的童年。

庭有嘉树

□杨锐



兼得斋夜话

这几年农村富裕,村民们有了余钱余暇和闲情,许多人家便修起了漂亮气派的庭院,门前屋后,沟边田角,荷花种树的也渐渐多了起来。更有个别,在外发了大财的,在老家设法“攒地”,建起了偌大的园林。走在乡间,但见一年四季花开不断,令人如游画中。农村常见的花草树木有桃、梨、柿、枇杷等果树,也有玉兰、海棠、山茶、垂柳、刺槐、石榴、银杏、冬青、梅、兰花、竹、菊、石榴、月季、紫薇、合欢、美人蕉等或用于观赏,或实用与观赏兼顾的植物。粗粗地看一下,村民对花木的选择大约可分三类:

一类是实用实惠型的,如各种果树、竹、梨、银杏等。通常是邻家种什么我也种什么,别人推荐什么我就种什么,手头有什么就种什么。

第二类是用于观赏兼取祈福求吉之意。

月季属中国传统吉祥物,是种植最普遍的一个品种,因其四季花开不断,故又称斗雪红、长春花、月月红等。

桂树,夏历八月开花,香气扑鼻,花可食,许多“名吃”中少不了它的“加盟”。桂谐音“贵”,“月中折桂”“兰桂齐芳”“富贵吉祥”,在民间都是好口彩,很古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视作祥瑞休憩。禅宗故事北宋黄庭坚在晦堂大师的开示下“闻木樨香”,其中的木樨就是桂花。

在农村老家的庭院沟边,还有一种树比较常见,近年新栽的则不多。这种树叶如羽扇,成双成对,白天舒展,傍晚合拢,花瓣根根如丝,一束一束合成扇状,花色由白渐变为红,到花冠时一片绯红,清香袭人。这种树名合欢,又叫绒花树、马缨花,在古人心

目中,合欢树有婚恋谐好的寓意。传说庭栽合欢,能安和人的五脏,忘却忧愁。

第三类植物很有“文艺范儿”,有腊梅、海棠、兰、荷、芭蕉等。有人钟爱无比,比如李渔,“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但村民们却另有选择,因此种植的很少。

夏秋季节的芭蕉,大叶婆娑,分绿与窗,景象幽美。清代乔湜有《芭蕉》诗云:“绿云当窗翻,清音满廊庑。风雨送秋寒,中心不言苦。”将芭蕉比作洁身自好的君子。传说苏东坡喜欢芭蕉,让人种植了几十株。一日秋雨绵绵,闲适无事的他摘了一片芭叶,拭净,挥笔在上面题道:“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苏夫人见了,不禁哑然失笑,拿过笔续道:“是君心绪太无聊,让种芭蕉,又怨芭蕉。”

荷花,南通地区偶有集体大面积种植,主要用作旅游资源,村民自家种植的很少。荷花是著名的吉祥物,又叫莲花、芙蓉、菡萏、藕花、水芸、水花等。它是花中君子,出淤泥而不染,是人品高洁的象征。《清明上河图》作者张择端曾为10种花取雅号,称荷花为“净友”。李渔在《闲情偶记》中称赞荷花道:“无一时一刻不适宜目之观,无一物一丝不备家常之用者也。”荷花与佛教的关系极为密切,称佛经为“莲经”,称佛座为“莲台”。由荷花组成的图案常被赋予吉祥的寓意,如一品清廉、连生贵子,并蒂同心等。又因荷花是盘根植物,枝、叶、花茂盛,所以莲花从生的图案又有世代绵延、家道昌盛的寓意。

昨夜有梦,梦中有一个画面非常清晰:外公家的宅沟边,翠竹之下有两棵花树,绿叶肥大,花色朱红,花瓣儿足有小孩子巴掌那么大,在风中欢舞。醒来后回想,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一个曾经十分确凿的场景,那花在40多年前外公家屋后的水桥边。荷花种草,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十分危险的爱好,但遭受过多次“冲击”的外公就是无法控制住自己对“花”的热爱。那几朵灼人的红花,像火苗,曾经照亮过我的童年。